

陈振声黄循财：帮助其他落在后头者 成功定义是让更多人有机会各展才能

陈振声和黄循财在发言时，一前一后地呼吁人们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希望不要只把取得高工资、拥有大房子等物质成就视为成功；个人成就背后也有社会或其他人提供的机会，所以应当帮助其他落在自己后头的人，以及更重视争取成功过程中的使命感与成就感。

陈可扬 报道

tanky@sph.com.sg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成功的定义在于让每一名新加坡人无论生活情况，都能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才能，以各自的方式回馈社会。新加坡人对彼此也都有义务和责任，拥有更多资源者应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其他人提升，避免这个岛国变成一个自谋生路的社会。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庆祝成立35周年，星期一（6月12日）举行以“重新审视”为题的论坛。四场讨论会聚焦唯才是用、住屋政策、多元化以及社会契

约，主讲人分别是教育部长陈振声、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以及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

陈振声和黄循财在发言时，一前一后地呼吁人们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希望不要只把取得高工资、拥有大房子和就读名校等物质成就视为成功；个人成就背后也有社会或其他人提供的机会，所以应当帮助其他落在自己后头的人，以及更重视争取成功过程中的使命感与成就感。

陈振声在对谈时间，以自己所接触的一名居民为例说明每个人都能够做出贡献。这名住在一房式组屋的居民在获

得义工的协助后，总会以烘焙糕点等方式答谢义工。“这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团结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些人做出贡献。”

他也强调，“成功”在新加坡必须是一项团体运动，不是每个人自顾自的跑步，希望别人能够跟上来。如果唯才是用制度越来越强调个人，那就不适合新加坡。

黄循财则强调，新版“新加坡故事”必须更包容，不能局限于某些提升途径，要重视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取得的成功，并为不同人才提供不同方式发挥所长，让所有人得到平等的尊重。

这意味着要重新塑造人们对教育和技能的思考。黄循财说，政府将对推动终身学习的技能创前程计划进行重大改革，为每一个新加坡人提供多个机会重新接受培训、自我提升。

他说：“这将是更新后的社会契约

中重要的一环，构建一个成熟的学习型社会，让每一个公民都有能力并准备好实现他们自己版本的新加坡故事。”

成功的定义，也不应局限于成为某些专业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黄循财认为，有些人选择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照顾家人、当更好的家长，他们也应受肯定。

陈振声：平等制度是确保 有较少资源群体得到更多支援

陈振声还说，平等的制度不在于分配给每个人同等的资源，而是确保拥有较少资源的群体得到更多支援。他重申，我国教育制度就以因材施教的方式，提供多元的学习途径、支持能力较弱的学生向上的同时，也让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发挥最大潜力。

此外，要使我国保持竞争力，在日益脆弱的全球经济环境继续发挥作用，

唯才是用制度是关键。我国须确保制度公平，使个人凭才能获得肯定，而不是依赖财富或关系。

陈振声指出，良好的唯才是用制度将有助于我国继续吸引、深化并扩大人才网络，使我国继续在世界发挥作用，维持吸引力。

他说：“如果我们把唯才是用的原则弄对了，我们将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可以从海内外吸引最佳人才和点子，在广泛的领域竞争，精益求精。即使其他国家的资源比我国更多，当遇到新的变化和突发状况时，我们也不会被淘汰，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灵活且有能力创新的坚韧经济体。”

**尚穆根：政府维持种族比例
是出于实际考量 刊第3页**

**育儿短期住屋供应
未来两年倍增至4000个单位 刊第4页**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35周年●论坛



黄循财：确保无人被抛在后头 中产与弱势群体将获更多支持

陈可扬 报道
tanky@sph.com.sg

随着外部环境愈加动荡和不可预测，政府将为广泛的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帮助，包括为失业者、低收入家庭、弱势群体和年长者提供支持，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确保他们不被抛在后头。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一（6月12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重新审视”论坛的第四场讨论会上说，人们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的讨论，已经对要更新的社会契约逐渐形成共识，新契约将以成功途径与技能、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团结意识这三个层面的关键转变为核心。

黄循财透露，政府正在检讨一系列与社会支持体系有关的政策，包括帮助失业者，让他们在接受技能培训和求职的同时应对日常所需，并确保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35周年论坛上发言，讨论如何重新打造我国的社会契约。（关俊威摄）

政府会赋能低收入家庭，缩小这些家庭的子女在人生起跑点上与他人的差距，并确保这些孩子上学时不会面对更多不利条件；政府同时也让包括残障者在内的弱势群体，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得到更多支持。

为年长者提供的支持将不只限于健康方面，还有长期护理与生活安排，以及满足他们的退休需求。黄循财说：“这样在我们变老的时候，都能够安心。”

他承诺，政府会在更新和强化有关政策时，确保一切措施在财政上都是可持续的，但整体上来看很有可能得增加开支，并将资源集中于需要较大的层面。

黄循财指出，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且政府要加强给予每一个新加坡人保证，就是在这个严峻而不可预测的世界里，继续提供支持，让人们努力实现理想，失败时也会越战越勇。

尚穆根：不为延续华族多数占比 政府维持种族比例是出于实际考量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我国整体生育率下降，各族新生婴儿都不足以达到人口替代率，然而引进华族和印族移民相对容易，但要说服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具备高技能水平和成功的马来族移民到新加坡具一定的挑战性。

蓝云舟 报道
yznam@sph.com.sg

政府致力于维持现有的种族比例，这么做不是为了维持华族为多数的比例，而是出于实际考量。

移民政策和维持族群比例的关系，星期一（6月12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35周年大会有关“重新审视多元主义”的对话上引起讨论。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关注移民课题的主要群体，不是华族，也不是印族。

“我每次和资深马来社群领袖对话，他们问我的主要问题是，能不能确保马来社群的人口占比维持在14%到15%？”

尚穆根说，我国整体生育率下降，各族新生婴儿都不足以达到人口替代率，然而引进华族和印族移民相对容易，但说服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具备高技能水平和成功的马来族移民到新加坡具一定的挑战性。

“马来族群也非常关注，他们要做新加坡的第二大社群。如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右）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35周年大会上与《南华早报》执行总编辑朱艾达（左），以及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执行董事林淑美，围绕“重新审视多元主义”展开讨论。（关俊威摄）

果打乱这个格局，就是削弱马来社群的信心。”

尚穆根说，因此政府在引进华族和印族新移民时会把这点纳入考量，决定引进的移民人数，以“大致保持现有的比例”。

政府2013年在辩论人口白皮书时便做出维持种族比例的承诺。李显龙总理当时说，政府会保存本地社会的新加坡特征，人口中马来族的比例“在较长段也不会改变”。

尚穆根：
不应过度强调CMIO划分法

对话会上也有与会者提问，新加坡能不能逐渐不采用“华族、马来族、印族及其他”

（CMIO）的种族划分法。尚穆根说，新加坡人在生活中通常不会按CMIO的思路来思考问题，不应“过度强调CMIO划分法的重要性”。

他也说，种族划分法只在一些特定情况派上用场，比如当国家为少数族群的自助团体，即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印度人发展协会和欧亚人协会提供帮助的时候。

“我们在一些情况下需要CMIO划分法，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并不受它定义。”

其中一项根据种族划分来推行的政策，是用于维持组屋区种族比例平衡的种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尚

尚穆根： 尚达曼独立自主 竞选总统他自己做主

杨浚鑫 报道
yeoch@sph.com.sg

尚达曼出马竞选总统，是因执政党想避开另一场硬仗？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回应说，尚达曼“是独立自主的人”，参加竞选是他自己的决定，他自己做主。

尚穆根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庆祝成立35周年的论坛上回答了与谈者之一、《南华早报》执行总编辑朱艾达（Zuraiah Ibrahim）有关人民行动党是否对政治多元主义持谨慎态度的问题。

朱艾达说，她和一些观察家的看法一样，认为国务资政

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作为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参加今年的总统选举，“说明内阁多么希望避免另一场胶着的选战所带来的尴尬”。

朱艾达还说，尚达曼不仅仅是一名重量级候选人，前官委委员楚其菲（Zulkifli Baharudin）甚至形容他是“核选项”（nuclear option）。

尚穆根回应说时形容尚达曼是“独立自主的人”，他为自己的决定做主。尚穆根反问：“他是强有力的候选人，难道是行动党的错？”

他进一步说，如果换做是另一名候选人，人们也会说，

“你看行动党，他们不肯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或是他们不肯推尚达曼出来”。

尚穆根认为，一个好的候选人挺身而出，这正是多元主义，新加坡还有其他好的候选人，他们应该站出来。

关于行动党能否接受政治多元的问题，尚穆根也说，国会目前的组成结构不是行动党决定的，而是人民投票决定的。

“我毫不怀疑，如果行动党表现不佳，它会在一次选举中被淘汰。因为新加坡的所有选区都大同小异。这是一个受过高度教育的人口。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穆根在对话上演讲时说，如果不实行这项政策，新加坡就会出现种族聚居地（enclaves）。

去年，近三分之一的政府组屋和一成的邻里达到种族融合政策顶限，显示族群比例快要超出限制。如果没有种族融合政策，种族聚居的现象会更明显。

同场对话会上参与讨论的《南华早报》执行总编辑朱艾达（Zuraiah Ibrahim）同意尚穆根对种族划分法的看法。

“作为少数种族，我会希望继续记录种族身份相关的数据，

这是为了能够衡量政策成效……挑战在于怎么确保在维持CMIO模式的同时，不助长种族沙文主义。”

朱艾达谈到多元主义时说，新加坡文化上多元，但政治上不够多元。她认为，每10名选民中，六人对人民行动党占据绝大多数国会议席的现象感到满意，但政府仍“不应该低估群众对更多元政治体系的诉求”。

“独立以来，行动党占据绝大多数议席，以及近乎掌控所有社会和政治制度，没有以其他形

式执政的经历。所以政治更多元的可能性不具吸引力，这并不出奇。”

另一名讲员、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执行董事林淑美则说，要进一步在新加坡推行多元主义，必须为边缘群体提供谈论经历的空间，才能更深入、敏感地讨论争议性课题，而不会引起对抗和导致分裂。

“我们应该提倡以多元主义制约分化；多元主义从根本上就是接受多元化，推进社会的平等参与，接受不同看法和观点。”

陈振声：宽泛定义才能 让唯才是用制度凝聚社会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我国须对才能下宽泛定义，肯定不同的能力，让每个人都能按照各自的天赋充分发挥，使唯才是用制度凝聚国民，而不是分化社会。

教育部长陈振声星期一（6月12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论坛针对“重新审视唯才是用制”的对话会上，提到“持续进化”制度的重要性，让我国能继续发挥影响力，保持竞争力和凝聚力。

过去50年行之有效的唯才是用制度若没有持续改进，将不足以支持我国未来50年的发展。我国须通过良好的机制，公平地肯定并奖励广泛定义才能。

他说：“制度也须灵活，让不同层面的才能可以与时俱进地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一成不变且狭隘的。更重要的是，唯才是用须与正确的价值观相辅相成——感恩我们所得到的，并对生活条件较差的人有恻隐之心，对支持每个人向上有集体责任感。”

他指出，在许多国家，以一纸文凭狭隘定义能力的制度分化社会，形成精英与非精英，富裕与贫困不同阶级，这些裂痕会演

变成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分化。然而，更广泛地定义才能，可以使社会尊重和肯定不同的能力与长处，凝聚大家。

校友网络不应形成封闭圈子

我国已逐渐从单一且狭隘的标准转向更广泛的成功定义，接下来也须更公平地肯定不同类型的工作，包括技术和手工艺行业，提升这群工作者的薪资。

陈振声举例说，教育部将扩大教育储蓄奖项，肯定学生在学业和课程辅助活动以外的表现，包括服务与回馈社会所作出的努力。目前，教育部已颁发杰出领导与服务奖、品德奖这些非学业类的教育储蓄奖。

针对与会者提出的校友特权，他强调，校友网络不应形成封闭圈子，并鼓励名校的校友会与其他学校分享点子与专长，开拓协作机会，包括为其他学校的校董会服务。教育部也在探讨如何通过课程辅助活动等方式，加强学校或校群之间的协作，共享人脉与资源。

国大学院协理教务长（本科教育）吴佩松副教授在论坛上建议，取消校友在小学报名制



教育部长陈振声（右）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论坛上同与会者讨论为何应重新审视我国唯才是用制度。（关俊威摄）

度的优先权。他认为，校友优先权将产生一种“贵族阶级”（aristocracy），让有特定家庭背景的孩子凭优势进入顶尖学校。按住家与学校距离分配学额的机

制，则造成一些地区的房价被推高，因此应取消这两种优先权，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消除一些学生报读特定学校的障碍。

他说：“如果我们不确保每

个人有公平的基点，可以发挥天赋与才能，唯才是用的完美平等机制将导致不平等现象加剧的矛盾。”以补习现象为例，有能力的家庭可以让孩子上补习班，进

一步激发孩子的才能，取得更好的表现。

国立教育学院政策与领袖学部副教授陈英泰也点出有关唯才是用制度的悖论，若不慎审视，可能导致特权固化的现象。不过，他也反映，家长普遍觉得本地的教育制度竞争激烈，很自然地想尽全力帮助孩子赶在前头。

陈振声育有一特需儿 了解为人父母者挑战

一名教育工作者在会上也为有特殊需求孩子的家长发声，提出重新审视唯才是用制，为这群孩子提供机会。育有三名子女的陈振声回应时说，他本身也有一名特需孩子，所以他能理解教导这些孩子的挑战。教育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将加大力度，探讨如何更好地为不同需要的特需学生提供更完善的教育。

他说：“我们要支持孩子发挥潜能。如果做不到，至少让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能独立，好让他们的看护者在年老时能放心。对于特需孩子，衡量成功标准不太一样，但不变的是我们的教育目标：支持每个人充分发挥天赋。”

育儿短期住屋供应 未来两年倍增至4000个单位

沈颖：或规定较大单位须共享

育儿短期住屋计划未来两年将增至4000个单位。然而，这类单位的供应有限而需求持续，当局正在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可用单位，如规定较大单位必须共享。

建屋发展局此前宣布把育儿短期住屋计划（Parenthood Provisional Housing Scheme，简称PPHS）从前年的800个单位，增至今年的1800个。

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星期一（6月12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庆祝成立35周年的论坛上，发表题为“重新审视住屋”的演讲。她宣布当局不仅实现了目标，还将在今年底达到近2000个单位。

沈颖说：“由于供应量的翻倍，PPHS申购率已大幅下降，从2021年的20倍以上，降至目前的三倍左右。”

考虑到过去两年预购组屋的买家受冠病疫情冲击，等候时间较长，建屋局将进一步增加PPHS单位，未来两年再翻倍至4000个单位。

尽管如此，当局明白公众对这类单位有持续需求，而供应仍然有限。沈颖说：“我们在研究如何进一步最大限度地使用可

用的PPHS单位，如规定较大型PPHS单位必须共享。这能让更多等待组屋竣工的购屋者受益于获津贴的市场租金。”

PPHS为等待新组屋竣工的家庭提供临时单位。政府前年8月将PPHS申请者的家庭收入顶限设在7000元，并让育有18岁及以下孩子，包括妻子已怀孕的夫妻优先挑选房子。

沈颖重申今年将有近4万个组屋和私宅单位竣工，是过去五年的最高竣工量。

“目前在暂时租房子、等待新屋竣工的家庭，届时可能会腾出他们的单位，从而缓解租赁市场的压力。”

当局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努力也开始见效。沈颖说，5月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中，三房式或更大单位的首次购屋者申购率中位数约为2.3倍，更接近疫情前水平。组屋转售价上一季也出现了两年多来的最小增幅。

单身者住屋需求比过去更大

沈颖说，我国公共住屋反映了政府的亲家庭承诺。但政府也明白单身者的愿望，这个群体的住屋需求比过去更大。

国家发展部在“住屋对话

会”中除了接触首次购屋者和年长者等群体，也聆听了单身者对住屋的意见和愿望。沈颖说：

“他们提出了有趣和有创意的点子，例如，思考我们能如何更好地满足单亲父母的需求，或在公共住屋的背景下，设计出个人空间较小巧和公共区域较大的新组屋，类似于共享生活空间。又或者我们能推行跨代住屋（intergenerational housing）这种已经在海外实施的模式？我们在书写公共住房故事的下一章时，将吸纳各种意见。”

在问答环节中，一名义安理工学院学生问道，我国应如何在居者有其屋理念和把住屋作为社会流动工具之间取得平衡。

沈颖说，随着我国发展，越来越多市镇将成为成熟市镇。

“我们今天所定义的非成熟和成熟市镇，它们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

她因此认为，国人对成功的定义、这个定义与住屋类型挂钩的程度，以及人们对不同住屋进行分等的思考方式，都将改变。这是因为日后的住屋选择不同，尤其是随着我国更好地规划市镇，不同地区在设施和便利度方面的差距会随时间缩小。



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右）：日后的住屋选择将不同，尤其是随着我国更好地规划市镇，不同地区在设施和便利度方面的差距会随时间缩小。在论坛上与沈颖对话的嘉宾是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黎华德博士（中）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房地产系教务长讲座教授程天富（左）。

（关俊威摄）

妇协董事林淑美出柜：如今谈论性取向感觉较安全

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执行董事林淑美公开自己是同性恋者，坦承30年前曾想移民到对同性恋者较友好的国家，但为了帮妇女争取权益才留下来。

林淑美星期一（6月12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35周年论坛上透露个人的性取向。她说，在她年轻时，没有合适的词语来谈论同性恋课题。LGBT（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一词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逐渐在全球用开，2000年

代才进入新加坡。

她说，隐瞒同性恋身份“相当痛苦和孤独”。她30年前还是个年轻律师，曾想移民到一个对同性恋更友好并且有很多自然风光的国家。

她坦言，如今选择公开出柜，可能与《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的废除有关。她说：“如今谈论这些事情感觉更安全一些。”

► 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执行董事林淑美隐瞒同性恋身份多年后，选择出柜。（关俊威摄）

